



梅格雷探案

梅格雷 在纽约

[比] 西默农著 • 鹿 金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Georges Simenon
MAIGRET IN NEW YORK

根据 Penguin Books 1985 年版译出

梅格雷在纽约

[比利时]西默农 著

鹿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1,000

1987 年 6 月第 1 版 198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01—115,000 册 (内赠图书 11,200 册)

ISBN7-5327-0047-X/I022 书号: 10188·748

普通本定价: 1.15 元 塑面本定价: 1.45 元

第一章

那条船一定在凌晨四点光景抵达检疫停船港，大多数乘客睡熟着。有几个人听到铁锚“砰”的一声，半睡不醒地移动了一下身子，尽管他们许下心愿，要到甲板上去看纽约的星星点点的灯光，但是很少人硬得起这颗心。

远渡重洋的最后几个钟头是最难熬的。甚至眼下，在港湾里，跟自由女神像只相隔几链^①，汹涌的激浪摇晃着那条船……天在下雨。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下蒙蒙细雨，寒冷的潮气笼罩下来，刺透一切，使甲板变得黑沉沉、滑溜溜，给栏杆和金属的舱壁上了一层清漆似的。

但是梅格雷等机器一停，就在他的睡衣睡裤外面套上沉甸甸的大衣，走上甲板去，那儿影影绰绰的人迈着大步歪歪斜斜地走来走去，因为船在

① 海上测距单位，相当于1/10海里。

晃荡，一会儿好象比他的脑袋高出许多，一会儿又低下许多。

他一边抽烟斗，一边望着灯光和其他停着等待卫生人员和海关人员前来的船。

他没有看到让·莫拉。他刚才经过莫拉的舱房，那儿灯光亮着，不过他没有敲门。这有什么用呢？他已经回到自己的舱房里刮过脸。他已经——他会记住这件事情，就象人记住无关紧要的小事那样——他已经拿出梅格雷太太塞在他的包里的那瓶白兰地喝了一口。

那么，出了什么事情？这是他第一回远渡重洋——在五十六岁上——叫他惊奇的是他发现自己对这片风光如画的景色毫无好奇心，简直无动于衷。

船上的人开始活动了。可以听到乘务员在过道上把行李拖过去的声音，乘客们接二连三按铃，有所吩咐。

他一换好衣服，又走上甲板。浓厚的雾渐渐变成乳白色，呈现在他眼前的那座钢骨水泥的金字塔——曼哈顿的星星点点的灯光开始暗淡了。

“你没跟我发火吧，探长？”

年轻的莫拉已经走到他身旁，梅格雷没有听到他走过来的声音。他脸色苍白，不过那天早晨，甲板上的人个个气色不好，眼睛里显出疲劳的神

情。

“我干吗要跟你发火呢？”

“你知道……我刚才多么紧张、多么心慌……那会儿，那些人请我跟他们一起去喝一杯……”

乘客个个喝得太多了。那是最后一个夜晚。酒吧间马上要关门了。尤其是美国人，要尽量享受最后的法国甜露酒。

不过，让·莫拉只有十九岁。他刚经受过长期的神经紧张，他很快就变得醉貌咕咚，一副讨厌相，因为他一会儿眼泪汪汪，一会儿气势汹汹。

梅格雷在凌晨两点光景终于把他安置在床上。他不得不硬把莫拉拽到他的舱房里。莫拉在舱房里抗议，责备他，愤怒地嘲笑他：

“别因为你是大名鼎鼎的梅格雷探长，你就认为可以把我当孩子那样对待……只有一个人，你听着，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有权对我发号施令。那就是我的爸爸。”

后来，他感到害臊了，心里和胃里都不好受。梅格雷设法使他恢复平静，把一只沉甸甸的手按在那个年轻人的肩膀上。

“在你发生这种事情以前，早就在我身上发生过这种事了，小伙子……”

“我刚才真凶，真不公道……你瞧，我一直想着我爸爸……”

“当然喽……”

“我看到他，知道他没出什么事情，会感到多么高兴啊……”

梅格雷在雾中抽烟斗，望着一条被水波冲得忽高忽低地颠簸的灰色小船熟练地开到他那条船的扶梯旁。有几个官员登上了甲板，消失在船长的舱房中。

底层舱一个个在打开。起锚机已经在转动。越来越多的乘客在甲板上出现。尽管光线半暗不明，有几个人坚持着在照相。还有一些人在交换地址，答应再见面，很快会写信。不过，其他人在交谊室里填写海关纳税品申报单。

那几个官员离开了，灰色小船开走了，接着两条汽艇开到船旁，带来了警察、卫生官员和移民官员。同时，餐厅里开早饭了。

梅格雷是在什么时候不见让·莫拉的？这是他后来最难以确定的。他去喝过一杯咖啡，接下来，他付了小费。有几个他简直不认识的人跟他握过手。后来，他站在头等舱的交谊室的队伍里。一个医生在那儿给他数了脉搏，看了他的舌头，同时其他官员检查了他的证件。

外边甲板上，一片混乱。有个人说，新闻记者们刚登船，在给一个从欧洲来的部长和一个电影明星照相。

有一个细节使他感到兴趣。他无意中听到有一个记者匆匆忙忙看了事务长手上的乘客名单后说,或者说,可能说,因为梅格雷的英语知识要回溯到他念大学的时候:

“嗨!这个名字跟那个大名鼎鼎的巴黎司法警察局的探长的名字一模一样。”

那会儿,莫拉在哪儿?乘客们靠在栏杆上。那条船由两条拖轮拉着,当时正在靠近自由女神像。

一条条深色小船上挤满了人,就象高峰时间的地下铁道列车那样,不断地在那条大船旁擦过。船上那些人都是住在市郊的,泽西城或者霍博肯①的,他们乘船去上班。

“请这边走,好不好,梅格雷先生?”

轮船已经停靠在法国轮船公司的码头上,乘客们正在排队走下舷梯,急着到海关去找出他们的行李。

让·莫拉在哪儿?他在找寻他。接着他不得不离船上岸了,因为他们又在叫他了。他告诉自己,他会在码头上找到那个年轻人和他们的行李,因为他们的姓的第一个字母相同②。

① 泽西城和霍博肯是两个邻接的城市,同纽约市隔赫德森河相对。

② 梅格雷和莫拉两个姓在法语中第一个字母都是M。

没有即将要发生悲剧的气氛，没有紧张的感觉。然而梅格雷感到心情沉重；不舒服的海上生活，加上他感到离开卢瓦河畔默尼市的家是犯了一个错误，使他沮丧。

他强烈地感觉到他不属于这儿！在这样的时刻，他随时都会发脾气，因为他极讨厌拥挤的人群和烦琐的手续。他好不容易才听懂那些对他说的英语，所以他的心绪更加暴躁了。

莫拉在哪儿？他们要他找出他所有的钥匙。他真愚蠢，总是先在各个兜里没完没了地乱找，最后照例在那个老地方找到。他没有申报什么纳税品，但是仍然不免被要求打开所有那些由梅格雷太太仔细捆好的小包，她可从来没有尝过海关检查的滋味哩。

这一切结束以后，他看到那个事务长。

“你没有看到那个小伙子莫拉吗？”

“他不在船上了。他也不在这儿。你要我去找到他吗？”

这也许是个火车站吧，只是更乱糟糟，搬运工粗暴地摆弄行李，撞在别人的大腿上。他们到处找寻莫拉。

“他一定走了，梅格雷先生。一定有人来接他了吧？”

谁会来接他呢？他的来到没有通知过哪一个

人嘛。

没有别的事情可干，只得跟着那个运送他的行李的搬运工走。他不熟悉那个酒吧间男招待员找给他的那些小银币，他也不知道该付多少小费。毫不夸张地说，他是被硬塞进一辆黄色出租汽车的。

“圣里吉斯旅馆，”他重复说了四、五回，那个驾驶员才听懂。

简直蠢极了。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让自己被那个孩子打动了心。因为归根结蒂，他是个孩子。至于多凯吕斯先生，梅格雷在开始怀疑他不是比那个小伙子更靠得住些了。

天在下雨。汽车正在开过一个肮脏的地区，那儿的房子难看得叫人恶心。这就是纽约吗？

十天，不，确切地说，是九天前，梅格雷坐在默尼市的白马咖啡馆里他一直坐的那张椅子上。就下雨来说，那儿倒也在下。眼下，不但美国在下雨，卢瓦尔河两岸都在下。当时，梅格雷在玩伯洛特纸牌游戏。时间是下午五点。

归根结蒂，他不是个退休的官员吗？他不是完完全全地欣赏他的退休生活和他那幢布置得那么可爱的房子吗？一幢他期望了一辈子的房子，一幢座落在乡下的房子，充满着成熟的果子、新近割下来的干草和蜡的香味，且不提那煨肉的

香味吧，连上帝也知道梅格雷太太那份煨肉的手艺嘛！

有些蠢货会时不时地带着一丝使他恼火的微笑问：

“不怎么怀念巴黎吧，梅格雷？”

怀念什么呢？怀念巴黎司法警察局的宽阔而冷冰冰的走廊吗，怀念那没完没了的调查吗，怀念那花在追捕这个或者那个坏蛋的日日夜夜吗？

得了！他是幸福的。他甚至不看报纸上的简明新闻或者犯罪报道。不管什么时候吕卡斯——吕卡斯是那个跟他干了十五年的、他喜欢的警官——来看他，显然他们两人心照不宣，哪怕是提到“总部”这个名字也是不允许的。

他在玩伯洛特。叫了三王牌。就在这当儿，招待员走过来告诉他，有人打电话给他。他手里拿着牌，走出去。

“是你吗，梅格雷？”

他的妻子。因为他的妻子除了叫他的姓以外，从来不习惯用别的称呼。

“家里来了个人，是从巴黎赶来要见你的……”

不用说，他回家去了。在他的房子前面，停着一辆老式的汽车，闪闪发亮，驾驶盘前坐着一个穿制服的驾驶员。梅格雷向汽车里瞟了一眼，认为

他看到了一个裹着方格子旅行毛毯的、上了年纪的男人。

他走进房子。梅格雷太太在门房等他，这是她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的老规矩。

“是个年轻人。我把他带到起居室里去了。外边汽车里有位老先生，也许是他爸爸。我要请他进来，可是他说别费心了……”

就是这样，真愚蠢，一个人在消消停停地玩一场纸牌游戏的时候，让别人把他弄到了美国！

开头总是那老一套的废话，老一套的神经紧张，双手握紧又松开，小心翼翼的斜视：

“我对你经办的大多数案件很熟悉……我知道只有你一个人……所以……等等，等等……”

人们毫无例外地相信，他们的遭遇是世界上最异乎寻常的经历。

“我只是个年轻人……你也许会嘲笑我……”

他们还个个都深信，他们会受到嘲笑，他们的处境是独特的，没有人能闹得清。

“我叫让·莫拉。是个法学院的学生。我爸爸叫约翰·莫拉……”

那又怎么样呢？那个孩子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的口气好象全世界都该认识约翰·莫拉似的。

“约翰·莫拉，在纽约。”

梅格雷哼了一声，继续抽烟斗。

“报纸上经常提到他。请原谅我对你这么说，他可是个非常有钱的人，在美国很有名。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情况，为了了解……”

接着他详详细细地讲了一个复杂的故事。可梅格雷一点也不感兴趣，简直忍不住要打呵欠。他老是想着他的伯洛特，象机械似的向他的酒杯里倒白兰地。可以听到梅格雷太太在厨房里走来走去的声音。那只猫在探长的大腿上擦身子。透过窗帘，可以看到那位老先生靠在汽车里打盹儿。

“我爸爸和我，你瞧……嘿，我们不象别的爸爸和儿子。对他来说，世界上他只有我这人。对他来说，我是唯一重要的人。尽管他很忙，他每礼拜写给我一封长信。每年，在休假期间，我们一起过上两、三个月，在意大利、希腊、埃及、印度。我把他最近的几封信给你带来，这样你就会了解。别因为信是用打字机打的，就以为信是他口述的。我爸爸一向用一架手提的打字机打他的私人的信件。”

“我亲爱的……”

信上的口气几乎象是写给一个钟爱的女人的。那个在美国的爸爸对每件事情都操心，他儿子的健康啊、他的睡眠啊、他的约会啊、他的心情

啊，可不是，甚至他的梦。他兴高采烈地盼望着下一个假期。他们，他们两人今年上哪儿去？

信写得情意深长，好象出自做母亲的之手，充满慈爱。

“我希望你会相信，我不是个老是胡思乱想的神经质的孩子。最近六个月以来，有一件严重的事情在发生。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事情，可是我拿得准有事情。我察觉得出我爸爸在害怕，他不再是原来那个人了，他感到有危险。

“再说，他的生活方式突然改变了。最近几个月里，他不断地旅行，从墨西哥到加利福尼亚，从加利福尼亚到加拿大，快得象玩命似的，对我来说，这简直是一场恶梦。

“我有把握你不会相信我的话……他在信上没有把恐怖说出口，可是在谈到未来的时候，却流露出了几分，我在那些段落下面划了线。

“你会看到某些字句一再出现，那些他以前从来未使用的字句：

‘如果你得一个人过活……’

‘如果我不得不跟你分开……’

‘你一个人过活以后……’

‘我不再在这儿以后……’

“这些语句越来越经常，时时刻刻地萦系在他的心中，然而我知道我爸爸的身子好得象铁打似的。为了使我自己的心绪平静，我打电报给他的医生。我得到了他的回电。他取笑我，向我保证除非发生没有预料到的事故，我爸爸还有三十年寿命哩……”

“你听明白了吗？”

他们个个都这么问：

“你听明白了吗？”

“我去见我的律师多凯吕斯先生，你肯定听到过他的大名。他是个老人，你知道，是个有经验的人。我把最近的那些信给他看……我发现他几乎跟我一样感到不安。”

“昨天，他悄悄地告诉我，我爸爸指示他办理了几笔没法解释的业务。”

“多凯吕斯先生是我爸爸在法国的法律顾问，是他的极受信任的代理人。他授权付给我一切我可能需要的钱……眼下，最近，我爸爸吩咐他给几个人准备重礼。”

“决不是为了剥夺我的继承权，你可以相信我的话。恰恰相反。因为都立下了誓约，写明这些钱以后要归还我的……”

“为什么？既然我是他唯一的继承人？……”

“因为他害怕，你同意我的话吧，他的财产没法按正规的手续交给我？”

“我把多凯吕斯先生带来了。他待在汽车里。你要是想跟他谈谈的话……”

谁能不对一位年老的律师的庄重的容貌留下印象呢？何况他对上面提到的那些事情多少有些话要说。

“我深信，”他斟字酌句地说，“在若阿基姆·莫拉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你干吗管他叫若阿基姆？”

“这是他的真名字。在美国，他起了那个比较普通的名字约翰。我还深信，他感到正在受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威胁。让向我悄悄地透露他打算到那儿去，我不忍心阻止他，不过我劝他让一个有经验的人陪他去……”

“干吗你自己不去？”

“首先，是由于我的年纪……其次，因为你以后也许会明白的理由……我深信，在纽约所需要的是一个在警察事务方面有经验的人。我还可以说，我得到的指示一向是全部照付让·莫拉可能会要的钱，所以在现在的情况下，我只能赞成他的希望……”

谈话低声低气地持续了两个钟头，再说多凯

吕斯先生对梅格雷的陈年白兰地倒也不乏欣赏之意。梅格雷时不时地听到他妻子来到门口仔细倾听，她并不是出于好奇心，而是要知道她是不是可以开饭了。

汽车开走以后，她丈夫并不因为自己被说服而感到得意，简短地宣布：

“我要到美国去了。”她大吃一惊。

“你说什么？”

这会儿，一辆黄色出租汽车载着他穿过一条条他不认识的街道，行驶在一片使周围显得暗沉沉的蒙蒙细雨中。

干吗让·莫拉在他们抵达纽约的那会儿失踪了呢？难道他遇到了什么人吗，或者他急于跟他爸爸重新会面，就忽略礼节，对他的同伴来了个不辞而别吗，这样假定行不行？

街道显得越来越漂亮了。出租汽车在一条大街的街角上停住，梅格雷还不知道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第五大街。接着一个在旅馆门口接待客人的服务员赶紧跑上来。

付给驾驶员这种陌生的货币的时候，他又产生了不知怎么办的烦恼。接下来是跨进里吉斯旅馆的门厅，来到接待处，他终于在那儿找到一个讲法语的人。

“我要见约翰·莫拉先生。”

“清等一下。”

“你能告诉我他儿子来了吗？”

“今天早晨，没有人来要见莫拉。”

“他在吗？”

那个带着冷淡的礼貌应对的办事员一边拿起电话听筒，一边回答：

“我问一下他的秘书。”

接着，对着电话听筒说：

“喂……麦吉尔先生吗？我是接待处。这儿有人要见莫拉先生……你看怎么办？……我来问他……请把大名告诉我好吗，先生？”

“梅格雷……”

“喂……梅格雷先生……好……等一下。”

接着挂上了电话：

“麦吉尔先生要我告诉你，莫拉先生只跟约定的人会面……你要是愿意写信给他，告诉他你的地址的话，他当然会给你回信的。”

“麻烦你告诉那位麦吉尔先生好吗，我刚从法国来，特地来见莫拉先生，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

“对不起。先生们决不会原谅我一再打搅他们的。不过，你要是愿意在这儿，休息室里，写张纸条给他的话，我会差一个服务员把你的纸条送上去。”